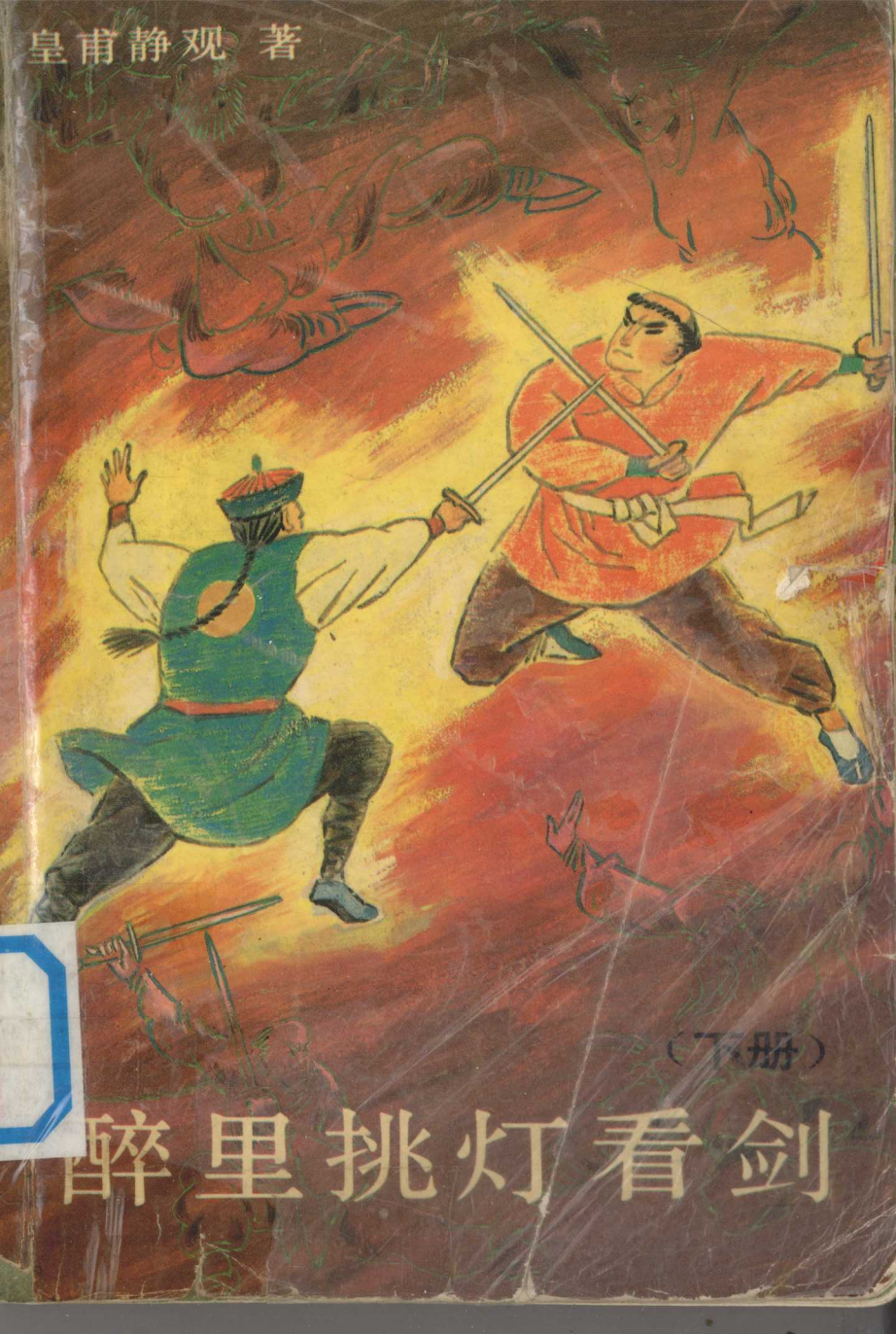


皇甫静观 著



(下册)

醉里挑灯看剑

醉里挑灯看剑

皇甫静观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醉里挑灯看剑（下册）

皇甫静观 著

责任编辑：周实

＊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＊

199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.625 插页：2

字数：233,000 印数：1—50,000

ISBN 7—5404—0690—9

I·552 定价：4.00元



範隆



陽家洛







明



内泰



張口重

第十一回 人逢绝处现形

胡清心中忽然有了拥抱林玉兰的欲望。他拉开林玉兰胸前的衣服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自己的所做所为不能比文泰来差。他把林玉兰的身体放倒在地板上，解开她的衣带，再一把拨开遮在她身上的外衫和小衣。

朱思潮在一旁呆呆地看着，胡清毫不在乎他就在身旁，手掌在林玉兰滑腻的肌肤上游动。朱思潮像尊石像一般立在两人身旁，眼见妻子被胡清抚摸着，显出十分舒适和愉快。

林玉兰嘴里含含糊糊地道：“伟雄哥，我是你的人，我的身子全都属于你，别抛开我！”朱思潮的身子摇晃起来，他眨眨眼，脚步蹒跚地走了出去。

胡清看到朱思潮出去，心中不禁紧张起来，暗暗叮嘱自己要小心，以防遭到朱思潮的暗算。虽然他知道朱思潮生性欺软怕硬，但逼急了也会狗急跳墙，亲眼看到妻子被人如此侮辱，羞耻和愤怒或许会让他不顾一切地上来挑战。

林玉兰丝毫不知丈夫已经离去，对她来说，丈夫是否在场，一点也不影响她的情绪。在她的头脑中，已经没有了朱思潮这个人。

忽然，胡清听到隔壁的储藏室中响过一阵细碎的脚步声，他心中一动，头脑登时冷静下来。胡清推开如痴如醉的

林玉兰，拾起长剑，闪身出了厨房。

只见俞云蓉坐在堂前一角，脸色苍白，神情甚是冷漠。自从胡清进了小客店，俞云蓉投向他的目光不是蕴含关切，便是微带娇羞，浑不是眼前这般百事不理的模样。胡清肚里暗暗好笑，对付俞云蓉这样的少女，他向来智计百出，知道眼下最好的法子，便是将她心思引开，不去想刚才看到的尴尬事。

当下走到俞云蓉身前，笑嘻嘻地道：“俞姑娘，在下身边没带干粮，这个，肚子饿得慌。请俞姑娘好心帮帮忙……”俞云蓉俏脸一板道：“没有！”胡清脸上笑容不减，右手往她腰间伸去，说道：“我不信，要搜上一搜，看你是不是在说谎。”

俞云蓉一惊，沉肘反掌，用力拍出，乘他侧头闪避，已自跃开。胡清晃身而上，又拦在她身前，笑道：“好妹子，你不肯给也就算了，何必动手伤了和气？没有干粮，你让我亲一亲，我就不饿了。”说着张开左臂，一步步的逼将上去。

俞云蓉见他如此无赖，心里又好气又好笑，骂道：“你跟人家不干不净，又来惹我。当我是好欺的么？”右手一扬，掌中已多了一柄蛾眉刺，待胡清又跨前一步，足底尚未着地之际，身子倏地向左横闪，蛾眉刺向他眉心刺去，胡清见她钢刺戳来，伸臂往她腕上轻隔，已将她这一刺化解了，同时身随步转，一掌递向她后心。哪知俞云蓉只求伤敌，不救自身，对他的掌力不挡不架，反手一刺，插向他胸口。胡清本不欲伤他，这一掌原是虚招，掌到中途便即撤回。俞云蓉瞧出便宜，当下只攻不守，武功犹似强了一倍。胡清功夫虽高出她甚多，只因存了个不得伤害之心，动上手就感处处掣肘。

转眼间两人已拆了五六十招，袁建蓉与陆伟川等都坐在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蓉的脸因激动而变得苍白。

“给我住嘴！”陆伟川恶狠狠地瞪着俞云蓉。

“陆伟川，在我面前，你别太放肆了！”袁建蓉厉声喝道。陆伟川胆子再大，也不敢得罪白莲教教主，哼了一声，只当没听见。

胡清走到俞云蓉身边，柔声道：“俞姑娘，你冷静一些，犯不着为这种人生气。”胡清觉得聂空行的死，自己也有责任，明知出去会有生命危险，但他却没有出面阻拦。当时，胡清确实也觉得出去不出去都一样，反正都是死。不可否认，在他内心深处也对聂空行出外求救抱有一线希望。他很看重聂空行，觉得在座的人中，他是最有可能下山去领回救兵的人。俞云蓉的说话，让他看到了潜藏在自己心底只想个人得救的自私。俞云蓉感激地望了他一眼，不再说话了。

陆伟川续道：“聂大侠确实可能没有冲出狼群，这个……我也感到很难过。不过，聂大侠也有可能杀退狼群冲出去了。只是推测起来，他没冲出狼群的可能性要大……这个大一些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更不可能期望得到救援了。幸好眼下暴风雨停息了，当然，诸位也清楚，这种好景不会维持多久。更大更猛的暴风雨就会到来，谁也不知道新的灾难何时降临。恐怕至多只有两三个时辰，我们须得抓住时机，抢在下一次暴风雨来临之前派出使者。正巧天上有月亮，可以看清下山的路，而且又不用担心遭到风雨袭击，能省不少力气。眼下与适才聂大侠出去时的情形相比，实有天壤之别。”陆伟川决心抓住这个绝好时机，不论付出多大的牺牲，也要坚决派出求援的使者。

众人对陆伟川的慷慨陈辞反应很冷淡，没有一个人表态。陆伟川环视四周，目光逐一停留在胡清、吕东、许朴

之、朱思潮、文泰来身上，又道：“暴风雨说来就来，我们不能老这样等下去。如果无人毛遂自荐，我们就抓阄决定罢，抓到谁，谁就去。”胡清心念一动，忙道：“好，大家就抓阄。”嗯，那么咱们七人抓吧，三位……三位女子可以免了。”他本想说“三位姑娘”，忽然转念想到：林玉兰又哪里是姑娘了？便即改口。

“我，我不干。”朱思潮用发颤的声音叫起来。陆伟川怒道：“干不干可由不得你作主！”朱思潮嚷道：“不，我就是不干！如果要派使者，让那姓胡的小子去好了，他是采花淫贼，恶贯满盈，死了……死了也是罪有应得。”

胡清不动声色地望着朱思潮道：“你是在报复我抢走你的老婆么？”朱思潮指着林玉兰，狠狠地骂道：“这种女人送给我也不要了，臭娘儿们！”林玉兰当着他的面脱掉身上的衣服，投入胡清这采花大盗的怀抱，两个人肆无忌惮的狂欢，这份耻辱，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陆伟川道：“看来只有大家抓阄了。就用铜钱作阄罢。”他从袋里摸出十几枚制钱，挑了七枚同样大小的，其余的放回袋里，说道：“这里是六枚乾隆通宝，一枚顺治通宝，各位请看，全是一样大小。”胡清逐一检视，不见异状，说道：“谁摸中顺治通宝，谁就下山去求救。”陆伟川道：“正是如此。胡兄，放在你袋里吧。”胡清把七枚铜钱放入袋中。

陆伟川道：“哪位先摸？”他眼望朱思潮，见他右手微抖，笑道：“朱兄莫怕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我先摸！”伸手到胡清袋里，手指一捏，已知厚薄，拈了一枚乾隆通宝出来，笑道：“可惜，我做不成英雄了。”张开右掌，给众人看了。原来乾隆通宝与顺治通宝虽然一般大小，但那是乾隆十年所铸，与顺治通宝所铸的时候相差了九十年左右。顺治通宝在民间